

黄果树听瀑记

杨亚伟

石栏上凝着经年的水痕,像凝固的浪花拓印。扶着湿漉漉的栏杆仰望,主瀑左侧垂下条细长的银绦,当地人说这是“美人瀑”,明代驿使经过此处,常见云雾中有女子临瀑梳妆。这传说倒给雄浑的瀑布添了几分旖旎,却不知400年前那位踏遍青山的旅人,可曾在此驻足遥想过云中仙影?

穿越水帘洞的刹那,亿万钧流水突然在头顶炸开——吴承恩笔下的神仙洞府,原来真有龙宫般的奇幻。钟乳石沁着寒凉,飞沫凝成的彩虹竟落成云梯,恍惚间似有猴王的笑声混在水声里。

犀牛潭的花岗岩被水流雕出浑圆孔洞,阳光穿透水帘时,潭面忽然浮起转动的虹环。传说布依族先民曾见犀牛在此沐浴,当我把手伸进飞溅的潭水,竟觉得指间流过两亿年的时光。

正午时分转到天星桥,银链坠潭瀑布像新娘拖曳的鲛绡,在钙华滩上织就层层叠叠的素绢。蹲在“数生步”前细数365块跳磴,惊觉每块石板都铭刻着岁月:青苔在石纹里漫漶成水墨,蕨类植物从裂缝中探出倔强的绿。明代地理学家郑思曾在此勘测水文,他丈量过的石梁如今依然沉默地托着游人的脚步。

陡坡塘瀑布则像位好客的壮家汉子,宽阔的水幕舒展成弧形,将秋阳揉碎成满潭跳动的碎金。1987

年《西游记》剧组在此拍摄时,白龙马扬蹄溅起的水花,似乎还凝在潮湿的空气里。我掬了捧沁凉的瀑水抹脸,恍惚看见唐僧师徒牵着马,正从三十多年前的夕阳中踏波而来。

日头西斜时行至霞客亭,亭内石桌尚存着往昔墨痕,桌上的茶盏应和着瀑声微微震颤。1638年的暮春,那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在此写下大瀑布“珠帘钩不卷,匹练挂遥峰”的壮观,并发出“俱不足以拟其壮也”的惊叹,此刻方知诚不我欺。我搭着冰凉的石栏俯瞰,秋阳下的白水河泛着碎银般的光泽,对岸峭壁上的望瀑人小如芥子,而他们举起的相机正闪烁成银河里的星辰。

归途中,夕阳正把瀑布染成琥珀色。山道转角处蓦然回首,见瀑声激起的雾虹里,竟凝着半道小小的彩虹。

此刻,万籁渐收,唯余水声潺潺漫过心田,恍若徐霞客笔下“捣珠崩玉”的回响,又似布依族古歌里永恒的水之韵脚。

忽有山风拂过凤尾竹,沙沙声与渐远的瀑鸣应和成韵。我停住脚步,任水汽浸润衣衫。原来天地有大音,只需静立如竹,便能听见——那飞溅的不是水珠,是山河的心跳;那回荡的不是轰鸣,是岁月在岩石上写下的古老歌谣。

寒衣寄相思

华玉琳

寒衣节的夜风裹着凛冽霜气,院角的火苗舔舐着纸灰,那跃动的姿势,像极了当年灶膛里欢快舞动的薯梗。

我小时候,父亲在百里外的银行工作,每月带回的布票和粮票,用来维系全家的基本用度仍旧捉襟见肘,像极了一根即将绷断的弦。母亲独自在家,带着我们四个半大小子,里里外外操劳。生产队的工分簿上,我们家的工分永远画着刺眼的赤字。

分粮时,队长拨算盘的声响,像沉重的丧钟——“华家,倒挂五十二斤六两!”母亲低着头,默默接过干瘪的薯干袋,指甲缝里嵌着石磨的灰。那盘直径六十厘米的青石磨,从此成了我们兄弟的“刑具”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苏北黄河故道,石磨是农家最忠实的伙伴,而我们家,总在磨道里丈量着生存的边界。

我家没有毛驴,推磨全靠人工,那是一场需要精诚合作的耐力赛。哥哥用磨杠抵着磨盘,我踮脚推着磨杠,沉重的圆盘每转一圈,都像在碾碎骨头。白薯碎块从磨眼漏下,化作褐色的浆水,在石槽里积成小小的湖泊。寒风卷着雪粒往领口钻,呵出的白气在睫毛上结霜,而母亲始终弓着腰,用木勺将薯渣舀回磨眼。她的影子被月光拉长,投在磨盘上,恰似一棵被岁月压弯的老树。

“娘,我饿。”有次我偷舔磨盘上的薯渣,被母亲用笤帚疙瘩追着打。她边追边喊:“作孽!这磨盘上的灰能填饱肚子?”可当晚,她把最后半块杂面饼塞进我书包,自己却就着凉水啃薯干。石磨转动时,我总盯着磨盘上深深浅浅的沟痕,它们多像母亲掌心的裂口,每道都刻着“生存”二字。

为了能填饱四张大嘴,父亲申请去煤矿工作,而且主动做了井下工。

第二年的寒衣节前夜,母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缝棉衣。她把用父亲寄回的布票买的新布裁成四块,新布做外面,用薯浆浆过的旧布作里衬,新棉絮塞得鼓鼓囊囊。“你爸在井下冷,得多絮些棉花。”她一边说,一边把父亲旧衣服上的碎布头,塞进我的破袄袖口。

匆匆,太匆匆

高晨焜

“桃花谢了春红,太匆匆……”是李煜《相见欢》中的句子;朱自清先生在《匆匆》中也说道:“燕子去了,有再来的时候;杨柳枯了,有再青的时候;桃花谢了,有再开的时候。但是,聪明的,你告诉我,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?”

悄无声息间,乌鲁木齐的冬日序幕被第一场雪轻轻掀开。雪花纷纷扬扬,如烟似雾,轻笼着街巷与远山。万物披上银纱,枯枝托起蓬松的雪绒,大地在静谧中透出别样的生机。人们呵着白气驻足,眼中映着雪光,嘴角藏着对冬天的第一声问候。而那个渐行渐远的秋天,此刻已在这片温柔的洁白背后,悄悄合上了帷幕。

教室的窗棂上,泊着几缕稀薄的阳光。光影里,无数细小的尘埃正以缓慢而执拗的姿态沉浮、旋转,宛如一场无声的默剧。我坐在阶梯教室的一角,讲台上教授的声音仿佛来自很远的地方,那些关于公式与理论的阐述,在触及耳膜之前,便被一种更庞大的寂静吞噬了。

这寂静,源于一种蓦然间的惊醒。当我下意识地翻开一本许久未用的笔记本,扉页上那个用钢笔认真写下的日期,赫然是三年又四个月前。那个数字,如一枚投入深潭的石子,在我心底漾开层层无法平息的涟漪。三年又四个月,一千多个日夜,它怎会从我的指缝、书页的翻动、食堂到宿舍的步履间,这般决绝又无声地溜走呢?

“飘飘何所似,天地一沙鸥。”纵豪放如杜甫者,在他的《旅夜书怀》里也写下这样的句子;而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,亦发出了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!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”的浩叹。人生恰似一支短暂的蜡烛,又宛如暂时握于我们手中的火炬,我们当竭力将其燃得璀璨夺目,而后传递给下一代。

还是回到朱先生的《匆匆》上:洗手的时候,日子从水盆里过去;吃饭的时候,日子从饭碗里过去;默默时,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。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,伸出手遮挽时,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……

真的呢,匆匆,太匆匆……

